

拼车拼房拼购物，拼搏拼爱拼未来 北漂一族的爱与梦

文霞 | 著

爱拼北京

AI PIN BEIJING



沈阳出版社

爱拼北京

AIPIN BEIJING

文霞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拼北京/文霞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41-5419-2

I. ①爱… II. ①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5051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50mm × 215mm

印 张: 8.625

插 页: 3

字 数: 160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张 晶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日 光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5419-2

定 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62564922

E-mail: sy24112447@163.com

Contents

第一章	◎拼族	1
第二章	◎拼客	10
第三章	◎突袭	20
第四章	◎密谋	30
第五章	◎拼车	39
第六章	◎通牒	49
第七章	◎拼婚	59
第八章	◎老兵	68
第九章	◎拼规	78
第十章	◎拼妈	87
第十一章	◎情敌	97
第十二章	◎御姐	106
第十三章	◎情伤	116

第十四章		
◉散心	126	
第十五章		
◉相亲	137	
第十六章		
◉追爱	146	
第十七章		
◉契机	157	
第十八章		
◉意外	166	
第十九章		
◉嫌隙	175	
第二十章		
◉求和	184	
第二十一章		
◉暗涌	195	
第二十二章		
◉幸福	206	
第二十三章		
◉拼家	217	
第二十四章		
◉插曲	229	
第二十五章		
◉阴霾	239	
第二十六章		
◉定情	248	
第二十七章		
◉爱你	258	
◉后记	270	

拼族

第一章

北京的早晨，拥挤而又繁忙。

8 点左右的地铁站，总是人山人海。安检口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龙，年轻的身体不论男女一律前胸贴着后背。身穿齐臀短裙的女士偶尔会感觉到身后被某些硬物顶住，愤然回头才发现原来只是电脑包。地铁开过时带出一阵风，风中隐隐有股子汗味儿，还有一些混杂错乱的香气，让人难以辨别究竟是香奈儿还是六神。磁卡机“哗哗”声不断，神态各异、穿着各异、肤色各异的北漂族们通过它踏上了拼搏的征程。

我叫盛超，长得……怎么说呢？眼睛比车太贤更大一点儿，个头比权相宇更高一点儿，外形比李俊基更爷们儿一点儿，笑容比张根硕更成熟一点儿。别人都说我很帅，但我认为我顶多只能算是居家旅行必备之靠谱邻家男一枚而已。

我是一个房屋经纪，在望京地区一家门店当经理。在我的“英明”领导之下，门店一直业绩平平，绩效考核勉强过关，胡易可为我总结的原因是“同情心过于泛滥”。每当大笔收入与我失之交臂、公司上层严厉批评时，我总是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做一个同情心不再泛滥的人。不过，就像狼吃肉、狗吃屎一样，我死性难改。

我的“同情心泛滥”这种基因百分百来自于老妈，她活了大半辈子一直与人为善，即便是对我那操蛋老爸也从未咒骂过半句。

事实上，我对我老爸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他就像我心里的一个牌位，静静地立在那里，无关痛痒，蒙着厚厚的灰尘。之所以用了“操蛋”二字，只是想更为准确地形容他的所作所为有多恶劣。那是一种正常人无法理解和宽恕的恶劣！

人性当中最为卑劣的不是无意中伤害了谁，而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有预谋地将谁当做靶子。我老妈就是我老爸的靶子。

然而，我老爸毕竟是我老爸，这是一个无法改写的事实。

在我们家，老爸的问题完全属于历史问题，我与老妈早就达成共识矢口不提。在老妈心里，我的问题才属于严峻的现实问题——28岁，没有女朋友。

等末班地铁的时候，胡易可这位90后爱情专家就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判断，并给出深刻的可行性很强的专家意见，字字真知灼见。

当时，站台上等末班地铁的人寥寥无几。一个嘴里嚼着口香糖、戴着大耳环、画着烟熏妆、抹着多色指甲油、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孩儿，手里托着一个粉色iPad正十分投入地玩游戏。看她不停划动屏幕的手势，我猜她玩的应该是“水果忍者”之类的游戏。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三十多岁的哥们儿，靠着站台上的柱子席地而坐，歪着头张着嘴巴睡着了，哈喇子从他嘴角往下拉成一条线，一直掉到地上。还有一对高中生模样的情侣完全不顾天气炎热，甜蜜地搂在一块儿不时地亲嘴儿。

正是这对旁若无人的小情侣激发了胡易可的诊断欲望，他朝他俩努了努嘴，十分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说道：“超哥，瞧

瞧人家，是不是光剩下羡慕嫉妒恨啊？”

这种时候，我多半只会讪笑两声。

胡易可的话匣子一旦打开，绝对不会只说一两句话就收声，他继续对我挖疮痍挑脓包，“特后悔幼儿园里那段真挚的爱情没有好好把握吧？你看现在满大街的白骨精要么属于高帅富，要么属于富老铿，总之都离不开一个‘富’字，像我们这种早出晚归拼命苦干的屌丝党，房子基本靠租，老婆基本靠想。”

见他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我还以为他与他的第八任女友正式拜拜了呢，没想到这小子是在数落我，“不是我说你，超哥，你真得好好反省反省。你说你好歹也属于有房族，沦落成铁光棍你就不嫌丢脸吗？”

我很想若无其事地回他一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或者仰天长叹“90后不懂80后的苦啊，就像那白天不懂夜的黑”，可是胡易可的话音刚落，我便下意识地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一个年近而立的男人居然没有女朋友，这确实很丢人！但无论如何我比这小子虚长6岁，都说现在3岁就隔了一个代沟，我和他好歹隔着两个代沟呢，绝不能就这样缴械投降，否则对不起我这一米八几的个头以及满含诚意的发型。我慢条斯理地解下领带，装模作样地将它折叠整齐放进背包，这段过程大约用了30秒，足以让一个武林中人调理好内息还敌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我而言则刚好够想出一段狡辩的台词：“谈恋爱有什么难的，难的是你不知道该如何去承担责任。且不说经济问题，就说家庭关系，一边是老婆，一边是老妈，你能怠慢谁？怠慢了谁你都没有好果子吃。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她娘和咱妈都是妈，你能偏袒谁？偏袒了谁你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没有学会如何当双面胶夹心饼之前，我啊，乐享单身。再说了，爱情这种东西也要讲缘分的嘛。”

“缘分”这个词冠冕堂皇，相识即是有缘，分手即是缘尽，相守即是命定姻缘，同性恋即是前世孽缘……但凡与感情有关，均可用“缘分”一言以蔽之。然而，缘分到了胡易可的嘴里，就完全变了个味儿。

胡易可一副屌样儿，没错，你看他摸出烟盒不是取出而是用指头弹出一支烟来、拧着眉半眯着眼歪歪地叼在嘴角的样子，完全就是一副屌样儿。这副屌样儿让胡易可打心眼里觉得很酷，许多非主流的MM也莫名其妙地喜欢，所以，22岁的他已经经历了8段感情，并且从8次恋爱经历中总结出了一套“追爱秘籍”，我称之为——小胡说。

“小胡说”追爱第一招：人造缘分。

“缘分那玩意儿纯属人工制造，就说拼房吧，你拼个女孩子不就有缘分了吗？拼着拼着就拼到一张床上去了，你说是不是？”这就是胡易可这位爱情专家对缘分的定义。

如胡易可所言，我属于有房族。老妈倾尽毕生积蓄当做首付为我在百子湾附近购买了一处两居室，而我则需要每月缴纳将近4000块的房贷。虽然房贷压力山大，但至少我已跻身京城有房族的行列，对于泡妞把妹而言，这比拥有100万更具有杀伤力。然而，实际情况是我至今仍然单身。尽管有许多难言之隐，但在某些事情上我确实应该好好反省，比如拼房。

从百子湾乘坐公交车到望京，正常情况下需要30至40分钟，早、晚高峰期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如果遇上堵车，耽误在路上的时间就很难估算了。老话说“30岁以前睡不醒，30岁以后睡不着”，别人怎样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属于睡眠严重不够型。为了能在美妙的早晨多睡上一个小时，我将百子湾的房子租给了李晓雯，自己则在离门店不远的一个小区里与王子修拼

租了一套两居室。说到这儿，我觉得很有必要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人。

李晓雯，属兔，与我的关系该怎么形容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是YY小说里的剧情。她就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个丫头片子而已，如果非要整个什么关系，那就算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异性兄妹吧。我这么说，不知道那丫头同不同意？有人对我竖起了中指，我不想多作解释，兔子不吃窝边草，太熟了不好意思下手，这点道理你懂的！李晓雯这个丫头片子具备湘妹子应有的特征：身材娇小玲珑，性格直爽泼辣，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热衷行善，小时候常把埋葬蚂蚁、苍蝇、小麻雀等小动物的尸体当做天大的善事来办，虽无黛玉葬花的神韵，却也是我见犹怜；现在嘛，据说常常搞些什么草根公益，实情不详。唯一的不良嗜好是疯狂网购，如果这也算的话。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靠谱的丫头片子。

王子修，上海人，极品宅男，单次宅家时间最长纪录为17天。学的是中文专业，不知何故，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不肯找一份体面而稳定的工作，只是给几个网站和小杂志写些小文章，赚取刚够日常开支的小钱。有洁癖，个人物品绝不允许别人使用，当然也从不使用别人的。瑜伽是每天的必修功课，半月式、鸟王式、站立拉弓式、三角式、趾尖式、战士第三式、仰卧式、除风式、眼镜蛇式……花式繁复。一个大老爷们儿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客厅里铺张练功毯无限扭曲自己的身体，真是叫人难以忍受，但凡事见多了便会习以为常，此事也不例外。王子修没有女朋友，所有激情都给了电脑，不过据我所知，他不打DOTA，不玩三国杀，连QQ游戏也从来不沾。至于他一天到晚在电脑上干些什么我还真不清楚，只知道他有个新浪微博织得还不错。对了，这哥们儿也经常网购，日用品、电影票、衣服鞋

袜、吃的喝的……这一点倒是与李晓雯那丫头志趣相投。

为什么说在拼房这件事情上我应该好好反省自己？按照胡易可的分析，王子修的雄性身份直接导致我失去了一次人造缘分的机会，并且，他的一些小白脸特质比如皮肤白皙细腻、五官柔美、性格斯文，极其容易让人误会我和他搞GAY。一个正常男人一旦被误会是个GAY，不管你长得多帅多MAN，女人们都会绕道而行敬而远之。所以说，胡易可的“专家谏言”不无道理。

但是，除了有一些怪癖、爱讲规则之外，王子修一切正常。

说到规则，我想起了与他初见时的情景。

王子修租住的房子在我的辖区之内，对房源信息诸如户型、面积、朝向等等我了如指掌，所以在搬进去之前我只是用电话与他联络。确定拼房细节之后，我拉着一个行李箱敲开了房门。初次见面，我想就算没有热烈的西式拥抱，至少也应该有个客气的握手礼，然而哥们儿将客套全都省了，直接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王子修当时的表情已经忘了，只记得他冷冰冰地叫住我：“别忙着收拾，先熟悉一下拼规。”

由他制定的拼房规则！

大门上贴着拼规1：午夜归，声声慢，恐惊邻里朱纱帐。

鞋柜上贴着拼规2：鞋入柜，排成行，以免异味屋中串。

卫生间贴着拼规3：镜面脏，手莫懒，否则等同不要脸。

……

客厅里贴着拼规8：凡隐私，不可探，窥视可耻勿冒犯。

……

总共12条拼规，每条都有针对。

老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两个陌生人住在一起，理

应讲些规矩，不是吗？以我28年的人生经历，足以消化这些规则，别说12条，就算是128条，那也不在话下。更何况王子修写的这些规则对仗工整，颇有古诗词的味道，出入穿行间自当净化了眼睛和心灵吧。

规则这种东西，只要你内心不去排斥它，遵守起来便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总之，这大半年的时间，我与王子修的相处堪称“和谐”。

在我们公司，就算是门店经理，每个月也有个人业绩考核，所以，除了做一些日常管理工作，我同样也需要向客户兜售房屋。为了让客户更直观地了解房源的实际情况，我将备案房屋的每个局部拍照后做成幻灯图片，并拷贝到我的iPad上。接待客户时，我只需打开iPad调出图片，对方就能大致确定看房目标。这个办法颇具诚意，既让客户解除了“被耍弄”的心理障碍，也让我免遭奔波之苦。胡易可曾建议我向公司推荐这种方法以邀功请赏，介于门店业绩平平，我否定了他的建议，我可不想授人把柄。

这天早上，我刚进门店就接待了一对年轻夫妻。丈夫长得瘦瘦小小的，一看就是南方人。妻子挺着大肚子，身板儿看上去能有丈夫的两个那么大。

夫妻俩坐下后，我照例先让他们看图片。

我不像有些房屋经纪，一沾上客户就喋喋不休地向对方做强势推销，也不管别人乐意不乐意。我只是静静地坐着，让他们自己看，看不明白的地方他们会自然问我，那时候我再稍做解答就可以了。即便是带客户实地看房，我也尽量让他们自己多看多比较。在我看来，强势推销属于较为粗劣的营销手段，对于理性的客户而言，这种手段适得其反。

夫妻俩脑袋凑在一块儿，认真地分析比较每一处房源。妻子偶尔低声嘀咕一两句，丈夫要么温柔地低声回应，要么笑眯眯地侧头看一眼妻子。

看着他们恩爱的样子，我居然……吃醋了。我想象这个姿色平平的女人是我的妻子，怀着我的孩子，在这样一个早晨，我牵着她的手站在落地窗前，或是看北京的城市风景，或是为了给孩子取什么名字而争论不休。如果是儿子，就叫“盛大牛”，如果是女儿，就叫“盛大妞”。她肯定会反驳我，因为这两个名字太普通太俗气，现在不都流行叫相字、元熙之类的韩范儿十足的名字吗？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从取名字开始就得狠下工夫。不过，外婆在世的时候常说小孩子的名字取得越俗越好养活，我得听外婆的，她得听我的。

“老婆，我听你的。”丈夫低眉顺眼的一句话震醒了我的白日梦——妻子是他的妻子，孩子是他的孩子，不关我鸟事。

夫妻俩告诉我他们相中了附近的一套两居室，想去看看房子的实际情况。我当然不会因为做了一次白日梦就忘记对方的“上帝”身份，业绩、收入都还指着他们呢。

到了实地考察阶段，作为房屋经纪人自然不能再一味地保持沉默，适当向客户介绍可见、不可见的房源优势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走进小区的大门，我就开始热情地向夫妻俩介绍：“咱们这个小区是个成熟小区，物业和安保都很成熟。小区有东南北3个门，南门是汽车入口通道，北门是汽车出口通道，行人也可以通行，这两个门24小时有保安值班，而东门就只能走人，晚上10点锁门。马路对面有一个大型综合超市，购物十分方便。小区后面有一所双语幼儿园，待会儿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出东门到马路对面坐公交车一站地就有小学，将来孩子上

学也很方便。”

将夫妻俩领进两居室后，我让他们先到处看一看。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老妈打来的电话。

每天清晨，老妈都会给我打电话，内容无非你昨晚睡得如何、我昨天梦见了什么、哪家丫头结婚了、哪家小子当爹了……王子修称其为“奶妈morning call”，每每想到他一副鄙夷的嘴脸，我便十分郁闷。但是，上班时间老妈还是很少给我打电话的，除非有急事。

“亲爱的，上班时间您又查岗。”

“亲爱的”是长沙人对好朋友的称谓，我喜欢叫老妈“亲爱的”，我希望我们除了是母子，更是朋友。

电话那端，老妈的声音有些雀跃，“不查岗，我就是有个让人特别兴奋的好消息想在第一时间和你分享。”

老妈口里的好消息多半直接或间接地与我有关，大学刚毕业那会儿通常指的是工作机会，准备买房那阵子通常指的是房价信息，而这两年来通常指的是相亲对象。所以，每次从老妈口中听到“好消息”3个字时，我都下意识地紧张。

然而，老妈这次的好消息并不是“罗阿姨的表弟的亲侄女也在北京，回头你跟人家联系联系”，而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退休啦”。

果真是个好消息！

可是，还没等我规划好接下来老妈是该约人民医院的郭主任还是师大的蔡教授一起出去喝茶聊聊天最好再谈谈情，老妈就扔给我一个晴天霹雳。

拼客 第二章

老妈要来北京住一个月，车票都已经买好了，就在下周二。这对我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很清楚老妈这辈子最紧张的是什么，如果让她知道我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另外和男孩子一块儿拼房住，指不定担心成什么样子。问题的根源在我老爸身上，但当务之急不是批斗他，而是赶快想出应对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叫王子修男扮女装吧，尽管他确实挺娘炮的。短短3天时间，重新找个女孩子拼房，显然也来不及。重点是，房子首付是老妈给的，总不能老佛爷来趟北京连自个儿家门都进不去吧？这种时候，我唯一能想到的求助对象，只有李晓雯。

搬回去跟李晓雯同住不就结了？提这种建议的哥们儿，那是不了解实际情况。那丫头租下我的房子之后，转背就当了三房东，将其中一间卧室租给了她的大学校友梅紫苏，一个北京女孩儿。

或许可以试着让李晓雯说服梅紫苏，让她搬回家去住。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大不了我退她两个月房租。于是，挂了老妈电话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向李晓雯发出了求助信号。听了我的想法，她让我等她的好消息。

第二天早晨，我将电动车停在门店外，照例上旁边卖早点的麦婶那儿买了个鸡蛋饼，边吃边往门店走。胡易可穿着奇装异服从后面追上来，开始挤对我，“超哥，你每天早上吃这个，就不觉得腻吗？”

我假装很好吃的样子，一大口啃掉了四分之一块鸡蛋饼。

胡易可皱着眉头，表情夸张，“换作是我，别说吃了，就是让我连着看它一个星期，我都会被齁死。”

我每天早晨都买麦婶的鸡蛋饼，倒不是因为好吃，而是看她独自带着个弱视的女儿不容易，心想大家都是外地人，能帮一点是一点吧。其实胡易可偶尔也会买麦婶的鸡蛋饼，并且坚决不许她找零，说是当小费，不明真相的人都说他打肿脸充胖子——装阔，只有我知道，这小子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是嘴太贱。

好不容易将一大口鸡蛋饼咽了下去，我也得挤对他两句：“噯，你有那么娇贵吗？”

胡易可操着唐山方言，开始跟我打嘴仗：“俺是祖国的花朵，你说娇贵不娇贵？”

“你啊，都花开8次了，就算是花儿，那也是朵残花。”我笑他。

胡易可不甘示弱，“那也比你快30了还没开过花强！对哦，超哥，你都28岁了还没谈过恋爱，该不会是……取向有问题吧？”

我揍了胡易可一拳，假装生气，“纯的，纯爷儿们，懂吗？”

胡易可连忙嬉皮笑脸地应付我：“懂懂懂。”

“你懂个屁。”我瞪了胡易可一眼，忽然发现了找茬儿的好机会，“你怎么穿个抹布就来上班了？这么非主流的打扮，一会儿吓着客户怎么办？”

胡易可一脸不屑，“我就不明白了，干咱们这行的为什么非得穿西装打领带，难不成光膀子卖肉的才叫屠夫？”

“你要是光膀子带客户看房，人家会说你耍流氓。”

胡易可发现门店外贴着的一张广告，自顾自地操起唐山话念了起来：“两室一厅求拼房，哥哥弟弟全免谈，年轻美女可优先，都是北漂互帮忙。”停顿片刻，胡易可突然说了一句：“我靠，这不就是帮你妹嘛。”

就在这时，李晓雯的电话打来了。

李晓雯确实给我带来了好消息，那就是我的腰包不用减肥了，而坏消息则是：梅紫苏那妞打死不肯搬。真不知道她是哪根筋搭错了，白得几千块钱不过是让她回家去与她的父母共享天伦，竟然还不干。也对，人家一个电台主播，区区几千块钱哪能放在眼里，只是苦了我这小屌丝。

事关重大，哪还有心思上班，简单交代几句我就奔李晓雯公司去了。

在李晓雯公司外的一个茶餐厅，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说了一遍，孰轻孰重仔细地分析了一番，至于老爸那些难以启齿的陈年旧账，被我一笔带过。

不愧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丫头，一点就通。虽然厘不清老爸早年跟情人私奔去新疆与我跟男孩子拼房之间有无必然关系，但一听说我跟男孩子拼房有可能会要了老妈的老命，李晓雯立马就重视了。她提议让我暂时搬回去住她的卧室，她则在公司对付一阵子。这个提议被我一票否决了，我很清楚老妈的目的，一旦让她看出点儿异样，说不定在北京住上一年都有可能。于是，我仍然把目标对准梅紫苏。

“她为什么不肯搬回家住呢？她家没房子吗？”我问李晓雯。